

紅樓夢
四

曹雪芹 高鶚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六二年·北京

紅 樓 夢

四

曹雪芹 高 鶚著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二年·北京

第九十一回

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宝玉妄談禪

話說薛蝌正在狐疑，忽听窗外一笑，唬了一跳，心中想道：『不是宝蟾，定是金桂。只不理他們，看他們有什么法兒！』听了半日，却又寂然无声。自己也不敢吃那酒果，掩上房門，刚要脫衣时，只听見窗紙上微微一响。薛蝌此时被宝蟾鬼混了一陣，心中七上八下，竟不知如何是好，听見窗紙微响，細看时又无动静，自己反倒疑心起来，掩了怀，坐在灯前，呆呆的細想；又把那果子拿了一块，翻来复去的細看。猛回头，看見窗上的紙湿了一块。走过来，覷着眼看时，冷不防外面往里一吹，把薛蝌唬了一大跳，听得『吱吱』的笑声，薛蝌連忙把灯吹灭了，屏息而臥。只听外面一个人說道：『二爷为什么不喝酒吃果子，就睡了？』这句话仍是宝蟾的話音，薛蝌只不作声装睡。又隔了两句話时，听得外面似有恨声道：『天下那里有这样沒造化的人！』薛蝌听了似是宝蟾，又似是金桂的語音，这才知道他們原来是这一番意思。翻来复去，直到五更后才睡着了。

刚到天明，早有人来扣門。薛蝌忙問：『是誰？』外面也不答应。薛蝌只得起来，开了門看时，却是宝蟾，攏着头发，掩着怀，穿了件片金边琵琶襟小紫衫，上面系一条松花綠半新的汗巾，下面并无穿裙，正露着石榴紅洒花夹褲，一双新綉紅鞋。原来宝蟾尚未梳洗，恐怕人見，赶早来取家伙。

薛蝌見他这样打扮便走进来，心中又是一动，只得陪笑問道：『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』宝蟾把臉紅着，并不答言，只管把果子折在一个碟子里，端着就走。薛蝌見他这般，知是昨晚的原故，心里想道：『这也罢了。倒是他們恼了，索性死了心，也省了来纏。』于是把心放下，叫人舀水洗臉，自己打算在家里靜坐两天：一則养养神，二則出去怕人找他。

原来和薛蟠好的那些人，因見薛家无人，只有薛蝌办事，年紀又輕，便生出許多覬覦之心。也有想插在里头做跑腿兒的；也有能做状子、認得一两个書办、要給他上下打点的；甚至有叫他在內趁錢的；也有造作謠言恐吓的；种种不一。薛蝌見了这些人，远远的躲避，又不敢面辞，恐怕激出意外之变，只好藏在家中听候轉詳，不提。

且說金桂昨夜打发宝蟾送了些酒果去探探薛蝌的消息，宝蟾回来，将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。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机，便怕白鬧一場，反被宝蟾瞧不起；要把两三句話遮飾，改过口来，又摺不开这个人。心里倒沒了主意，只是怔怔的坐着。

那知宝蟾也想薛蟠难以回家，正要寻个路头兒，因怕金桂拿他，所以不敢透漏。今見金桂所为，先已开了端了，他便乐得借风使船，先弄薛蝌到手，不怕金桂不依，所以用言挑拨。見薛蝌似非无情，又不甚兜攬，一时也不敢造次。后来見薛蝌吹灯自睡，大觉扫兴，回来告訴金桂，看金桂有甚方法兒，再作道理。及見金桂怔怔的，似乎无技可施，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。夜里那里睡的着？翻来复去，想出一个法

子来：不如明兒一早起来，先去取了家伙，却自己換上一两件顏色娇嫩的衣服，也不梳洗，越显出一番慵妝媚态来；只看薛蝌的神情，自己反倒装出恼意，索性不理他；那薛蝌若有悔心，自然移船就岸，不愁不先到手——是这个主意。及至見了薛蝌，仍是昨晚光景，并无邪僻，自己只得以假为真，端了碟子回来；却故意留下酒壶，以为再来搭轉之地。

只見金桂問道：『你拿东西去，有人碰見么？』宝蟾道：『沒有。』金桂道：『二爷也沒問你什么？』宝蟾道：『也沒有。』金桂因一夜不曾睡，也想不出个法子来，只得回思道：『若作此事，別人可瞞，宝蟾如何能瞞？不如分惠于他，他自然沒的說了。況我又不能自去，少不得要他作脚，索性和他商量个穩便主意。』因帶笑說道：『你看二爷到底是怎樣的个人？』宝蟾道：『倒象是个糊塗人。』金桂听了笑道：『你怎么遭場起爷們来了？』宝蟾也笑道：『他辜負奶奶的心，我就說得他！』金桂道：『他怎么辜負我的心？你倒得說說。』宝蟾道：『奶奶給他好东西吃，他倒不吃，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么？』說着，把眼溜着金桂一笑。金桂道：『你别胡想！我給他送东西，为大爷的事不辞劳苦，我所以敬他；又怕人說瞎話，所以問你。你这些话和我說，我不懂是什么意思。』宝蟾笑道：『奶奶別多心。我是跟奶奶的，还有两个心么？但是事情要密些，倘或声张起来，不是玩的。』

金桂也觉得脸飞紅了，因說道：『你这个丫头，就不是个好貨！想来你心里看上了，却拿我作筏子，是不是呢？』宝蟾道：『只是奶奶那么想罢咧，我倒是替奶奶难受。奶奶要真瞧二爷好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奶奶想，『那个耗子不偷油』呢？他也不过怕事情不密，大家鬧出乱子来不好看。依我想：奶奶且別性急，时

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备的去處，張羅張羅。他是個小叔子，又沒娶媳婦兒，奶奶就多盡點心兒，和他貼個好兒，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。過幾天，他感奶奶的情，他自然要謝候奶奶。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兒在咱們屋里，我幫着奶奶灌醉了他，還怕他跑了嗎？他要不應，咱們索性鬧起來，就說他調戲奶奶。他害怕，自然得順着咱們的手兒。他再不應，他也不是人，咱們也不至白丟了臉；奶奶想怎麼樣？』金桂听了這話，兩顴早已紅暈了，笑罵道：『小蹄子，你倒象偷過多少漢子似的！怪不得大爺在家時，离不开你！』宝蟾把嘴一撇，笑說道：『罢啲！人家倒替奶奶拉繯，奶奶倒和我們說這個話咧！』从此，金桂一心籠絡薛蝌，倒无心混鬧了，家中也少覺安靜。

當日宝蟾自去取了酒壺，仍是穩穩重重，一臉的正氣。薛蝌偷眼看了，反倒後悔，疑心『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，也未可知。果然如此，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，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，豈非自惹的呢？』過了兩天，甚覺安靜。薛蝌遇見宝蟾，宝蟾便低頭走了，連眼皮兒也不抬；遇見金桂，金桂却一盆火兒的趕着。薛蝌見這般光景，反倒過意不去。這且不表。

且說宝釵母女覺得金桂几天安靜，待人忽然亲熱起來，一家子都为罕事。薛姨媽十分歡喜，想到『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冲犯了什麼，才敗壞了這几年。目今鬧出這樣事來，亏得家里有钱，賈府出力，方才有了指望。媳婦忽然安靜起來，或者是蟠兒轉過运气來，也未可知。』于是自己心里倒以為希有之奇。這日飯後，扶了同貴過來，到金桂房里瞧瞧。走到院中，只听一个男人和金桂說話。同貴知机，便說道：『大奶

奶，老太太过来了。」說着，已到門口，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后一躲。薛姨媽一吓，倒退了出來。

金桂道：「太太請里头坐，沒有外人。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，本住在屯里，不慣見人。因沒有見過太太，今兒才來，還沒去請太太的安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既是舅爺，不妨見見。」金桂叫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，作了個揖，問了好。薛姨媽也問了好，坐下叙起話來。薛姨媽道：「舅爺上京几時了？」那夏三道：「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，把我過繼來的。前日才進京，今日來瞧姐姐。」薛姨媽看那人不尷尬，于是略坐坐兒，便起身道：「舅爺坐着罷。」回头向金桂道：「舅爺头上末下？」的來，留在咱們這里吃了飯再去罷。」金桂答應着，薛姨媽自去了。

金桂見婆婆去了，便向夏三道：「你坐着罷。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了，省了我們二爺查考。我今日還要叫你買些東西，只別叫別人看見。」夏三道：「這個交給我，我就完了。你要什麼，只要有錢，我就買的了來。」金桂道：「且別說嘴。等你買上了當，我可不收。」說着，二人又嘲謔了一回，然後金桂陪着夏三吃了晚飯，又告訴他買的東西，又囑咐一回，夏三自去。

從此夏三往來不絕。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，知是舅爺，也不常回。從此生出無限風波來。這是后話不表。

一日，薛蟠有信寄回，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，上寫：

男在縣里也不受苦，母親放心。但昨日縣里書辦說，府里已經准詳，想是我們的情到了。豈知

府里詳上去，道里反駁下來了。亏得县里主文相公好，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，那道里却把知县申飭。現在道里要亲提，若一上去，又要吃苦。必是道里沒有托到。母亲見字，快快托人求道爷去！还叫兄弟快来！不然，就要解道。銀子短不得！火速，火速！

薛姨妈听了，又哭了一場。宝釵和薛蝌一面劝慰，一面說道：『事不宜迟！』薛姨妈沒法，只得叫薛蝌到那里去照料，命人即忙收拾行李，兌了銀子，同着当鋪中一个伙計，連夜起程。那時手忙脚乱，虽有下人办理，宝釵怕他們思想不到，亲来帮着收拾，直鬧至四更才歇。到底富家女子娇养慣了的，心上又急，又劳苦了一夜，到了次日，就发起烧来，湯水都吃不下去。鶯兒忙回了薛姨妈。

薛姨妈急来看时，只見宝釵滿面通紅，身如燔灼，話都不說。薛姨妈慌了手脚，便哭得死去活来。宝琴扶着劝解。秋菱見了，也泪如泉涌，只管在旁哭叫。宝釵不能說話，連手也不能搖动，眼干鼻塞。叫人請医調治，漸漸苏醒回来，薛姨妈等大家略略放心。早惊动荣宁两府的人。先是鳳姐打发人送十香返魂丹来，随后王夫人又送至宝丹来，賈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发丫头来問候，却都不叫宝玉知道。一連治了七八天，終不見效。还是他自己想起『冷香丸』，吃了三丸，才得病好。后来宝玉也知道了，因病好了，沒有瞧去。

那時薛蝌又有信回来。薛姨妈看了，怕宝釵耽忧，也不叫他知道，自己来求王夫人，并述了一会子宝釵的病。薛姨妈去后，王夫人又求賈政。賈政道：『此事上头可托，底下难托，必須打点才好。』王夫人又提起宝釵的事来，因說道：『这孩子也苦了。既是我家的人了，也该早些娶了过来才是，别叫他遭塌坏了。』

身子。』賈政道：『我也是這麼想。但是他家忙亂，況且如今到了冬底，已經年近歲逼，无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务。』今冬且放了定，明春再過禮。過了老太太的生日，就定日子娶。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。』王夫人答應了。

到了次日，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說了，薛姨媽想着也是。到了飯後，王夫人陪着來到賈母房中，大家讓了坐。賈母道：『姨太太才過來？』薛姨媽道：『還是昨兒過來的，因為晚了，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。』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，賈母甚喜。

說着，寶玉進來了，賈母便問道：『吃了飯了沒有？』寶玉道：『才打學房里回來，吃了，要往學房里去，先見見老太太。』又聽見說姨媽來了，過來給姨媽請請安。因問：『宝姐姐大好了？』薛姨媽笑道：『好了。』

原來方才大家正說着，見寶玉進來，都掩住了。寶玉坐了坐，見薛姨媽神情不似从前親熱，『虽是此刻沒有心情，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……』滿腹猜疑，自往學中去了。晚上回來，都見過了，便往瀟湘館來。掀帘進去，紫鵲接着。見里間屋內無人。寶玉道：『姑娘那里去了？』紫鵲道：『上屋里去了。』聽見說姨太太過來，姑娘請安去了。二爺沒有到上屋里去么？』寶玉道：『我去了來的，沒有見你們姑娘。』紫鵲道：『沒在那里嗎？』寶玉道：『沒有。到底那里去了？』紫鵲道：『這就不定了。』

寶玉剛要出來，只見黛玉帶着雪雁，冉冉而來。寶玉道：『妹妹回來了。』縮身退步，仍跟黛玉回來。黛玉進來，走入里間屋內，便請寶玉里头坐，——紫鵲拿了一件外罩換上，——然後坐下，問道：『你上去，看見姨媽了沒有？』寶玉道：『見過了。』黛玉道：『姨媽說起我來沒有？』寶玉道：『不但沒說你，連見了我也不

象先時親熱。我問起宝姐姐的病來，他不過笑了一笑，並不答言。難道怪我這兩天沒去瞧他么？」黛玉笑了一笑，道：「你去瞧過沒有？」宝玉道：「头几天不知道；這兩天知道了，也沒去。」黛玉道：「可不是呢！」宝玉道：「當真的，老太太不叫我，太太也不叫去，老爺又不叫去，我如何敢去？要象从前這小門兒通的時候兒，我一天瞧他十趟也不難，如今把門堵了，要打前头過去，自然不便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他那里知道這個原故？」宝玉道：「宝姐姐為人是最體諒我的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不要自己打錯了主意。若論宝姐姐，更不體諒，——又不是姨媽病，是宝姐姐病；向來在園中做詩，賞花，飲酒，何等熱鬧，如今隔開了，你看見他家里有事了，他病到那步田地，你象沒事人一般，他怎么不惱呢？」宝玉道：「這樣，難道宝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？」黛玉道：「他和你好不好，我却不知，我也不过是照理而論。」

宝玉听了，瞪着眼呆了半晌。黛玉看見宝玉這樣光景，也不睬他，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，又翻出書來，看了一会。只見宝玉把眉一皺，把脚一跺，道：「我想這個人，生他做什麼！天地間沒有了我，倒也干净！」黛玉道：「原是有了我，便有了人；有了人，便有无數的煩惱生出來；恐怖，顛倒，夢想，更有許多纏碍。才剛我說的，都是玩話。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打彩，如何便疑到宝姐姐身上去？姨媽過來原為他的官司事情，心緒不寧，那里還來應酬你？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亂想，鑽入魔道里去了。」宝玉豁然开朗，笑道：「很是，很是。你的性靈，比我竟強遠了。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，你和我說過几句禪話，我實在對不上來。我虽丈六金身，还借你一茎所化。」

黛玉乘此机会，說道：「我便問你一句話，你如何回答？」宝玉盤着腿，合着手，閉着眼，撇着嘴，道：

『講來。』黛玉道：『宝姐姐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宝姐姐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宝姐姐前兒和你好，如今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今兒和你好，後來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你和他好，他偏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你不和他好，他偏要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』宝玉呆了半晌，忽然大笑道：『任憑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飲。』黛玉道：『瓢之漂水，奈何？』宝玉道：『非瓢漂水，水自流，瓢自漂耳。』黛玉道：『水止珠沉，奈何？』宝玉道：『禅心已作沾泥絮，莫向春風舞鵲鴿。』黛玉道：『禅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。』宝玉道：『有如三宝。』

黛玉低頭不語。只聽見檐外老鴉『呱呱』的叫了几聲，便飛向東南上去。宝玉道：『不知主何吉凶？』黛玉道：『人有吉凶事，不在鳥音中。』忽見秋紋走來說道：『請二爺回去。』老爺叫人到園里來問過，說：『二爺打學里回來了沒有？』襲人姐姐只說：『已經回來了。』快去罷。吓的宝玉站起身來，往外忙走。黛玉也不敢相留。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

〔二〕琵琶襟小緊身——清代便服的一種。『緊身』即是『背心』。大襟邊不到腋下，自『三紐』處即直通向下的式樣，叫做琵琶襟。

頭上束下——頭一次，初次。

〔三〕几句禪話——佛教禪宗常通過問答方式來測驗對宗教道理的理解程度，這種問答語句叫作『机鋒語』。大多數借各種比喻來表達。語言形式用散句也用詩句。下边宝玉和黛玉問答的話都屬於這種。

第九十二回

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

話說宝玉从瀟湘館出來，連忙問秋紋道：『老爺叫我作什麼？』秋紋笑道：『沒有叫。』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，我怕你不來，才哄你的。』宝玉听了，才把心放下，因說：『你們請我也罷了，何苦來唬我？』說着，回到怡紅院內。襲人便問道：『你這好半天到那里去了？』宝玉道：『在林姑娘那邊，說起姨媽家宝姐姐的事來，就坐住了。』襲人又問道：『說些什麼？』宝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。襲人道：『你們再沒个計較。正經說些家常閑話兒，或講究些詩句，也是好的，怎么又說到禪語上了？又不是和尚。』宝玉道：『你不知道，我們有我們的禪机，別人是插不下嘴去的。』襲人笑道：『你們參禪參翻了，又叫我們跟着打悶葫蘆了。』宝玉道：『頭里我也年紀小，他也孩子氣，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，他就惱了。如今我也留神，他也沒有惱的了。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，我又念書，偶然到一处，好象生疏了似的。』襲人道：『原該这么着才是。都长了几岁年紀了，怎么好意思还象小孩子時候的樣子？』

宝玉點頭道：『我也知道。如今且不用說那個。我問你：老太太那里打发人來說什麼來着沒有？』襲人道：『沒有說什麼。』宝玉道：『必是老太太忘了。明兒不是十一月初一日么？年年老太太那里必是个老規矩，要办「消寒會」，齊打伙兒坐下，喝酒說笑。我今日已經在學房里告了假了。这会子沒有信兒，明兒

可是去不去呢？若去了呢，白白的告了假；若不去，老爷知道了，又說我偷懶。」袭人道：「据我說，你竟是去的是，才念的好些兒了，又想歇着。我劝你也該上点紧兒了。昨兒聽見太太說，兰哥兒念書真好，他打學房里回來，还各自念書作文章，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才睡。你比他大多了，又是叔叔，倘或赶不上他，又叫老太太生氣，倒不如明兒早起去罷。」麝月道：「这么冷天，已經告了假，又去，叫學房里說：既这么着，就不該告假呀。显見的是告謊假，脫滑兒。依我說，乐得歇一天。就是老太太忘記了，咱們这里就不消寒了么？咱們也鬧个会兒，不好么？」袭人道：「都是你起头兒，二爷更不肯去了。」麝月道：「我也是乐一天是一天，比不得你要好名兒，使喚一个月，再多得二两銀子。」袭人啞道：「小蹄子兒！人家說正經話，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！」麝月道：「我倒不是混拉扯，我是為你。」袭人道：「为我什么？」麝月道：「二爷上学去了，你又該咕唧着嘴想着，巴不得二爷早些兒回來，就有說有笑的了。这会子又假撇清，何苦呢！我都看見了！」

袭人正要罵他，只見老太太那里打发人來，說道：「老太太說了，叫二爷明兒不用上学去呢。明兒請了姨太太來給他解悶，只怕姑娘們都來家里的。史姑娘、邢姑娘、李姑娘們都請了，明兒來赴什么「消寒會」呢。」宝玉沒有听完，便喜歡道：「可不是？老太太最高興的！明日不上學，是過了明路的了。」袭人也便言語了一。那丫頭回去。

宝玉認真念了几天書，巴不得玩这一天，又聽見薛姨媽過來，想着宝姐姐自然也來，心里喜歡，便說：「快睡罷，明日早些起來。」于是一夜無話。到了次日，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里請了安，又到賈政王夫人那

里請了安，回明了老太太今兒不叫上学。賈政也沒言語，便慢慢退出來。走了几步，便一溜烟跑到賈母房中。見众人都沒來，只有鳳姐那邊的奶媽子，帶了巧姐兒，跟着几个小丫頭，過來給老太太請了安，說：『我媽媽先叫我來請安，陪着老太太說說話兒。媽媽回來就來。』賈母笑着道：『好孩子！我一早就起來了。等他們總不來，只有你二叔叔來了。』那奶媽子便說：『姑娘，給叔叔請安。』巧姐便請了安。宝玉也問了一聲『姐姐好？』巧姐道：『昨夜聽見我媽媽說，要請二叔叔去說話。』宝玉道：『說什麼？』巧姐道：『我媽媽說，跟着李媽媽認了几年字，不知道我認得不認得。我說：『都認得。我認給媽媽瞧。』媽媽說我瞎認，不信，說我一天盡子玩，那里認得！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緊，就是那『女孝經』也是容易念的。媽媽說我哄他，要請二叔叔得空兒的時候給我理理。』

賈母听了，笑道：『好孩子。你媽媽是不認得字的，所以說你哄他。明兒叫你二叔叔理給他瞧瞧，他就信了。』宝玉道：『你認了多少字了？』巧姐兒道：『認了三千多字。念了一本『女孝經』，半个月頭里又上了『列女傳』。』宝玉道：『你念了懂的嗎？你要不懂，我倒是講講这个你听罢。』賈母道：『做叔叔的也該講給侄女兒听听。』

宝玉便道：『那文王后妃不必說了。那姜后脫簪待罪和齐国的无盐，安邦定国，是后妃里头的賢能的。』巧姐听了，答应个『是』。宝玉又道：『若說有才的，是曹大姑、班婕妤、蔡文姬、謝道韞諸人。』巧姐問道：『那賢德的呢？』宝玉道：『孟光的荆釵布裙，鮑宣妻的提瓮出汲，陶侃母的截发留賓；這些不厭貧的，就是賢德了。』巧姐欣然點頭。宝玉道：『还有苦的，象那乐昌破鏡，苏蕙迴文。那孝的，木兰代父从軍，曹

娥投水寻尸等类，也难尽说。『巧姐听到这些，却默默如有所思。宝玉又讲那曹氏的引刀割鼻及那些守节的，巧姐听着更觉肃敬起来。』

宝玉恐他不自在，又说：『那些艳的，如玉嫣、西子、樊素、小蛮、绛仙、文君、红拂，都是女中的——』尚未说出，贾母见巧姐默然，便说：『够了，不用说了。讲的太多，他那里记得！』巧姐道：『二叔叔才说的，也有念过的，也有没念过的。念过的一讲我更知道好处了。』宝玉道：『那字是自然认得的，不用再理了。』巧姐道：『我还听见我妈妈讲：我们家的小红，头里是二叔叔那里的，我妈妈要了来，还没有补上人呢。我妈妈想着要把什么柳家的五儿补上，不知二叔叔要不要。』

宝玉听了更喜欢，笑着道：『你听，你妈妈的话！要补谁就补谁罢咧，又问什么要不要呢！』因又向贾母笑道：『我瞧大姐姐这个小模样儿，又有这个聪明儿，只怕将来比凤姐姐还强呢，又比他认的字。』贾母道：『女孩儿家认得字也好，只是女工针黹倒是要紧的。』巧姐儿道：『我也跟着刘妈妈学着做呢。什么扎花兒咧，拉锁子。』咧，我虽弄不好，却也学着会做几针兒。』贾母道：『咱们这样人家，固然不仗着自己做，但只到底知道些，日后才不受人家的拿捏。』巧姐答应着『是』，还要宝玉解说『列女传』，见宝玉呆呆的，也不好再问。

你道宝玉呆的是什么？只因柳五儿要进怡红院，头一次是他病了，不能进来；第二次王夫人撵了晴雯，大凡有些姿色的，都不敢挑；后来又在吴贵家看晴雯去，五儿跟着他妈给晴雯送东西去，见了一面，更觉娇娜嫵媚。今日亏得凤姐想着，叫他补入小红的窝兒，竟是喜出望外了，所以呆呆的默想。

賈母等着那些人，見這時候還不过来，又叫丫頭去請。回來李紈同着他妹子、探春、惜春、史湘云、黛玉都來了。大家請了賈母的安，眾人睜見。独有薛姨媽未到，賈母又叫請去。果然薛姨媽帶着宝琴過來。宝玉請了安，問了好，只見宝釵、那岫烟二人。黛玉便問起：『宝姐姐為何不过来？』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。——那岫烟知道薛姨媽在坐，所以不过来。——宝玉虽見宝釵不来，心中納悶，因黛玉來了，便把想宝釵的心暫且攔開。

不多時，那王二夫人也來了。鳳姐聽見婆婆們先到了，自己不好落后，只得打发平兒先來告假，說是：『正要過來，因身上發熱，過一回兒就來。』賈母道：『既是身上不好，不来也罷。咱們這時候很該吃飯了。』丫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，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，大家序次坐下。吃了飯，依旧圍爐閑談，不須多贅。

且說鳳姐因何不来？頭里為着倒比那王二夫人退了不好意思，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：『迎姑娘那里打发人來請奶奶安，還說並沒有到上頭，只到奶奶这里來。』鳳姐听了納悶，不知又是什麼事，便叫那人進來，問：『姑娘在家好？』那人道：『有什麼好的！奴才并不是姑娘打发來的，實在是司棋的母亲央我來求奶奶的。』鳳姐道：『司棋已經出去了，為什麼來求我？』

那人道：『自从司棋出去，終日啼哭。忽然那一日，他表兄來了。他母親見了，恨的什麼兒似的，說他害了司棋，一把拉住要打。那小子不敢言語。誰知司棋聽見了，急忙出來，老着脸，和他母親說：『我是為

他出来的，我也恨他没良心。如今他来了，媽要打他，不如勒死了我罢！」他媽罵他：「不害臊的东西！你心里要怎么样？」司棋說道：「一个女人嫁一个男人。我一时失脚，上了他的当，我就是他的人，决不肯再跟着别人的。我只恨他为什么这么胆小！」一身作事一身当，为什么逃了呢？就是他一辈子不来，我也一辈子不嫁人的。媽要給我配人，我原拚着一死。今兒他来了，媽問他怎么样。要是他不改心，我在媽跟前磕了头，只当是我死了，他到那里，我跟到那里，就是討飯吃也是願意的。」他媽气的了不得，便哭着罵着說：「你是我的女兒，我偏不給他，你敢怎么着？」那知道司棋这东西糊塗，便一头撞在牆上，把脑袋撞破，鮮血流出，竟碰死了！他媽哭着，救不过来，便要叫那小子偿命。他表兄也奇，說道：「你們不用着急。我在外头原发了財，因想着他才回来的，心也算是真了。你們要不信，只管瞧。」說着，打怀里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来。他媽媽看見了，心軟了，說：「你既有心，为什么总不言語？」他外甥道：「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，我要說有錢，他就是貪圖銀錢了。如今，他只为人就是難得的。我把首飾給你們，我去买棺盛殮他。」那司棋的母亲接了东西，也不顧女孩兒了，由着外甥去。那里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两口棺材来。司棋的母亲看見，诧异說：「怎么棺材要两口？」他外甥笑道：「一口装不下，得两口才好。」司棋的母亲見他外甥又不哭，只当是他心疼的傻了。豈知他忙着把司棋收拾了，也不啼哭，眼錯不見，把带的小刀子往脖子上一抹，也就抹死了。司棋的母亲懊悔起来，倒哭的了不得。如今坊里知道了，要报官。他急了，央我来求奶奶說个人情，他再过来給奶奶磕头。」

鳳姐听了，诧异道：「那有这样傻丫头，偏偏的就碰見这个傻小子！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东西来，